

马凯硕

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台的关税，尤其是他声称将于7月8日对所有未与他的政府达成贸易协议的国家，重新征收的超高“对等关税”，使得世界各国都想方设法去应对、适应并限制影响。亚细安10个成员国文莱、柬埔寨、印度尼西亚、老挝、马来西亚、缅甸、菲律宾、新加坡、泰国和越南，则位处最为积极主动的国家之列。

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很快意识到，在经历了数十年惊人的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增长后，亚细安已成为一股特朗普政府必须正视的经济力量。2000年时，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体量约为亚细安的四倍；如今却仅相当于亚细安的1.1倍，还可能在2030年被超越。在2010年至2020年间，亚细安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欧盟。

亚细安取得的这些进步，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开放贸易：在2003年至2023年间，它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额激增，从6180亿美元上升到2.8万亿美元。但它成功的真正秘诀其实是强大且有能力的领导层，亚细安成立初

期的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（一位剑桥大学毕业的律师），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多（一位爪哇军事领导人和神秘主义者）就是很好的例子。正是他们这一原本不太可能的合作关系，使亚细安团结在一起。

如今，另一群看似在政治上对立的人——马来西亚首相安华、印尼总统普拉博沃、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和新加坡总理黄循财——也体现这种领导力。安华和普拉博沃都曾在政治上长期遭到排挤，并在此期间成为朋友。

亚细安领导人维护各自国内的相对和平与稳定，同时在处理区域关系时培养协商和共识（印尼语中的“*musyawarah*”和“*mufakat*”）文化。这与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历形成鲜明对比。就在几周前，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邻国之间险些爆发全面战争。中东仍然充满不稳定和暴力，以色列赢得战争却丢掉和平。巴西和阿根廷这两个拉丁美洲最大经济体的领导人也不投机。

特朗普硬碰团结的亚细安

经过48年的定期亚细安会议（包含每年1000多场部长级和较低级别会议），建设性接触已成为本区域根深蒂固的习惯。虽说亚细安经常被指责进行最低的共同标准的合作，但如果没有这种以务实、建立共识和妥协为指导的有分寸做法，各成员国就不可能在多重冲击（包括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，和10年后的全球金融危机）之下保持团结。

如今，亚细安正在利用这些优势来应对特朗普的关税。可以肯定的是，关税的分别对待特性——在亚细安内部差别很大，从柬埔寨的49%到新加坡的10%——限制各国进行真正集体谈判的前景。但各成员国都清楚认识到团结起来力量更大。正因如此，在上个月由安华主持的吉隆坡亚细安峰会上，亚细安提议召开一次由特朗普和亚细安10国领导人参加的峰会。

这是在亚细安4月声明的基础上提出的，即亚细安将制定“一个强化的、稳健的和前瞻性的亚细安—美国经济合

作框架”，加强“建设性接触”，推动“各类创新举措”，以实现一个“尤其关注高价值行业”的“互惠互利经济关系”。声明反映亚细安意识到自身对美国的价值，因为美国对本区域的服务贸易顺差巨大。美国在亚细安的大量投资（2023年将近5000亿美元），也绝非无意为之。

亚细安的价值只会越来越大，这主要归功于它加深与其他区域组织和经济大国联系的努力。刚刚结束的首次亚细安—中国—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的峰会，就释放出一个明确信息：亚细安不会把未来寄托在与美国的关系上，也没有放弃开放贸易。这与全球的情绪是一致的：虽然特朗普继续把关税作为对付贸易伙伴的武器，但其他国家却忍住，没有单方面提高关税。

亚细安也在寻求通过加强成员国之间的贸易，以增强内部韧性。虽然亚细安内部贸易在贸易总额的占比不断下降，从2003年的25%降至2023年的21.5%，但这只是因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

贸易增长迅速。无论如何，它目前正在寻求拆除非关税壁垒——99%以上的商品已在内部免关税流通——并探索其他措施来促进集团内部的贸易。

美国经济体量极其庞大，特朗普的关税措施也很可能在短期内削弱亚细安的经济增长。但通过促使亚细安国家深化相互之间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合作，美国的关税可能会催生一个更加繁荣——重要的是更具韧性——的集团。如果亚细安能充分利用各项现有安排，如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》（RCEP）和《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》（CPTPP），去寻求与欧盟谈判建立新的伙伴关系，这种可能性就会显著加大。

幸运的是，亚细安拥有能够引领这一努力的领导人，首先是它的现任领导人安华。

作者Kishore Mahbubani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杰出研究员、新加坡前资深外交官

英文原题：Trump vs. a United ASEAN

版权所有：Project Syndicate, 2025.